

名
江
古
史
資
料

中国 人民
政治 协商 会议 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

5

封面设计：董 瑜

责任编辑：林蔚民

黄秀梁

《台江文史》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台江区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台 江 文 史

第五辑

一九八九年十月

-
- 南台造船及与琉球交往史话 王国维 (1)
福州南台“电光刘”家族史略 李益清 (5)
福州的“台伏”与“台伏票” 徐天祐 遗稿 (13)
解放前台江汛的“马路四怪”与商业广告 林祥彩 (17)
福州救火会概述 林希春 林增城 (19)
福州龙潭义葬社 曾祥荣 (34)
台江道头与操纵道头使用权的封建把头 曾祥荣 (39)
台江疍民生活的苦难史
——附台江渔歌一束 林增城 (43)
私立福州文山女子小学简史 邓碧玉 (49)
近代翻译家、文学家——林纾
——附林纾二、三事 林祥彩 (58)
卢诗如先生的一生 郑慈贤 林希春 (64)
基督教台江区简介 黄钟藩 (69)
福州天主教的来由及台江区天主堂 翁福明 李翼文 (73)
台江区历次区域变动情况 林增城 (80)
历代咏南台诗选 (上) 林家钟 (83)
-

南台造船及与琉球交往史话

王 国 维

(一) 造船与开港

《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著)一书载：“春秋时，越国和吴国都设有“船宫”(造船工场)。同书有关福州造船的记载，是在三国时代。我近在《交通史谭》(福州市郊区交通局编史办公室编)“闽江船只始源”一节中看到：“论福州地区造船之祖首推先秦时生活在闽江口一带的疍族。当时疍族制造一种首尾皆尖的船，船身平阔，其形如置，故称疍船。”又据《地名志》(福州市郊区建设局地名办公室编)载，“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除越族外，尚有另一种民族称为“疍族”……后来改称水上居民”。“疍族生活海上，善于造船、制盐，惯于捕鱼、采珠”。这是我见到有关福州造船的最早记载。

三国时期的三大造船中心是：永宁县(今温州)、番禺县(今广州)和建安(今福州)。吴国曾在福州设立温麻船屯，专门制造各种海船。吴天纪四年(280年)吴被晋灭时，吴船被缴五千余艘，足见当时福州造船规模之大和造船数量之多。(据《明末清初海上贸易》一书中“悠久的造船历史”一节)。

唐时在福州建造的“唐船”，长二十丈，结构坚固，比

同时的日本船和波斯船坚固，所以当时来中国的阿拉伯人都改乘“唐船”。

宋绍兴十年（1140年），张浚在福州大造海船三千艘。南宋淳熙十年（1175年）朝廷复命福州建造海舟。（以上二段据《明末清初海上贸易》一书。）

明嘉靖十三年（1543），陈侃出使琉球的海船因船体太大，在福州南台造好后，无法直接出海，“必潮平而后行”。据《中琉关系史论文集（福建师大编）徐恭生教授文中写到明代在南台造船的具体地点：“在南台江边。旧为林尚书业，占地十亩，官府以雪峰寺四十亩五分易之，为造船之所”。

清乾隆十三年（1788年）琉球国接贡船破损，清廷赐银一千两，另借银六千六百两，让他们在水部灰炉头（今炉边街）造船回国。见《中琉关系史》。

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倡办福州船政局，首任船政大臣为福州人沈葆桢。福州船政局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在远东地区罕有其匹。至1907年计造各式兵船、商船四十艘，总吨位为四万六千多吨。至此，以福州南台为中心的造船工业移向马尾。

福州从古就是对外往来的港口。

东汉建初八年（83年），东冶港（今福州）成为直达交趾（今越南）最古老航路之一。

唐末五代初，王审知治闽，开辟海港，发展对外贸易。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于福州南台开凿新港，接通闽江，使贡船和商船可在内港停泊，便于管理。新港开凿后，时开时塞。乾隆十二年（1747年），因福州亢旱八个月，南台和东门一带村民要求重新开港，于是巡抚潘思榘又

将新港开凿。

(二)与琉球国的往来

琉球国人魏士哲，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向黄会友学习补唇技术。黄会友当时住南台潭尾街，“有祖传补唇奇方，周旋四方，疗治缺唇。”起先黄会友不肯传授，后以士哲诚心求教，只好答应了。于是士哲与黄会友结盟，昼夜孜孜学之，已阅二旬，悉受其妙方。此时有缺唇童子二人请黄先生疗治，其中一人十四岁，先生治之，又一人十三岁，士哲在先生面前治之，皆不数日全愈无痕。魏士哲回琉球后不仅治好许多缺唇的小孩，而且给国王世孙尚益疗治缺唇，仅三昼夜全愈无痕，深得琉球国王赞赏。魏士哲以后又带了二个徒弟。从此补唇技术在琉球国推扩开了。

琉球国在福州学习的留学生，学习的面很广：有儒学、天文、地理、医学、音乐、绘画等。程顺则曾在福州朱子学家陈元辅门学习四年，著有《六谕衍义》在福州印刷，带回琉球，后传入日本。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以后，一面颁布“片板不准入海”的禁海令；一面派遣使者招谕四海，使诸国“称臣入贡”。为了保持琉球国的朝贡关系，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赐给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其往来朝贡。”明茅瑞征言“洪武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

琉球使船定制二年一贡。琉球国为了增加贡次，多获利益，（明清两代为了政治上达到宗主国地位，不惜在经济上给朝贡国极大的优惠。）以各种名义到中国来，平均每年有二条贡船来华，除少量贡品外，携带大量商品，于每年十一月初五日起在福州河口“琉商会馆”（太保境附近）开馆贸

易，于次年四月廿九日完竣。五月初八日返回琉球。当时为琉球商人作翻译和经纪人的，多是河口人，形成十家帮。据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载：“迄于清代，河口仍为琉球商人集居之地，故老相传，当贡船来时，其地繁华殷盛，曾为全城之冠。”

琉球国输入的商品为海带、海参、鱼翅、目鱼干、刀石、铜器、白纸扇（日本折扇）、木耳、夏布等。输出往琉球的商品是：毡条、药材、茶叶、瓷器、白糖、沉香、藤器、绸缎、油伞等。

科举·举人·状元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始自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五八七年），终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是统治者选官拔吏的主要手段。

明清时代，凡入学者必经童试，录取者称为童生。再经“岁考”和“科考”，及格者称“附学生员”，俗称秀才。明清的科举主要分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又称“科考”，在各省城举行，三年一考，录取者称“举人”，也叫“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在乡试后次年春天举行，参加者为各省举人，在京行试。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又叫“廷试”，这是贡士经过复试后，在京都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种考试。第一名称“状元”，二名称“榜眼”，三名称“探花”。举人经会试、殿试及格者，均称“进士”。

福州南台“电光刘” 家 族 史 略

李 益 清

福州南台电气公司创办人刘家，是闽中望族，世代为官，民国后弃官就商，也是福州刘、黄、罗、尤四大家族之首。（刘是：刘家望族福州南台电灯电话公司刘崇伟。黄是：百万富商黄恒盛家族，开设恒盛布庄在上杭路，黄占鳌、黄占鸿同胞兄弟。罗是：福州巨商包括金融、木材、茶业、百货、锯木业等，开设下杭路、海防前、南禅寺三处，罗勉侯。尤是：福州望族开设百龄商行于大桥头，尤德钤、尤德锜、尤德龙三兄弟）。

为什么人们称“电光刘”呢？因为福州致力兴办民族近代工业，发展比较大的企业，就是福州南台电气公司（即南台电灯厂）和福建电话公司，都是由刘崇伟创建起来的，在福州妇孺皆知，人人羡慕，所以“电光刘”在榕城闻名很久，首屈一指。

发家致富，一枝独秀

刘家筹办民族近代工业，始于刘学恂后代。学恂有子八人，崇佑、崇伟、崇杰、崇善、崇伦、崇侃、崇良、崇佺。

崇善崇良早亡，崇俊在抗日战争初期，驾驶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飞机，被敌机扫射殉职，所以与刘家发家有关者，仅长子崇佑，又名嵩生，次子崇伟，又名健庵，三子崇杰，又名子楷，五子崇伦，又名雅扶，六子崇侃，又名景韩，仅五人。学恂这五个儿子，在刘家兴办近代企业中各有作用，崇佑和崇杰给刘家发展近代工业，以政治上不少的支持，崇伟因一向在福州官场周旋，又当过福建银行经理，对福州官场人物和金融界商人很熟悉，所以主要担任对外交际折冲和为企业筹款工作，他是福州南台电灯厂与福建电话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崇伦是兄弟五人中唯一学电气技术的，同时也从日本学到经营管企业的技能，因此主要担任刘家企业和技术筹划工作。崇侃学商科负责企业会计及总务管理工作。实际主持企业的是崇伟与崇伦。刘家发展近代工业的一切筹划，皆出崇伦之手，在刘家资本集团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这五兄弟中成为刘家企业继承人者，却只刘崇伟这一支。崇伟有三子，长永业、次洪业、三涛业。长子刘永业，193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在刘家企业之一公大商行任会计主任和建记行经理，抗战后回福州，一直为刘家企业工作。次子刘洪业，1934年毕业于日本福冈明治工业专门学校电气科，是刘崇伟兄弟下一辈中，唯一学习电气技术的，回国后入刘家电灯厂当技师。崇伦失踪。他成为刘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筹划者。三子刘涛业，1936年毕业于奥国维也纳外交学院，解放前不久才回到福州，在刘家铁工厂工作。三兄弟中主要人物是永业与洪业，而洪业实际上代替了崇伟在刘家企业中的地位。

创办企业，全盛时期

刘家早期在福州开设德成、即成、复成三家当铺，又开设天泉钱庄（发行信用流通券）。在1891年以前，并开设长兴和闽清县慎成，长乐县信成三家当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企业发展很快，于是刘学恂也向往于兴办近代工业，起先办了一个糖厂，虽告失败，但给后代经营近代工业开了一个头。刘学恂有八子，其中五个均留学日本，回国后倡议创办电气公司，刘崇伦于清光绪年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是学电气技术的，在刘家企业集团中最有眼光，故对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起了重要作用。从1910年至1927年间，共创办了以福州南台电气公司为中心的福电铁工厂，福建电话公司等大小工商运输业10多个。其中有刘家兄弟合资经营的企业，也有与社会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的总负责人，在1927年以前主要是刘崇伟，1927年以后则是刘崇伦。1937年冬，刘崇伦被特务杀害后，则由刘崇侃负责，抗战胜利后则由刘崇伟的次子，在日本福冈明治大学专门学校电气科毕业的刘洪业负责。

综观刘家所办的企业，从1910年起至1927年是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经济都有刘家发展企业的有利条件，如（1）其祖先都是高官显宦，原系福州巨族，因此自有余泽福荫，便于取得政治地位，容易与官方打交道。（2）刘崇伟于民国后任福建银号（即福建银行）经理，在福州金融界很有地位，对发展企业筹集资金比较方便。（3）用人唯才，刘家兄弟都是学技术和经济的，故十分重视技术人才，在企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都是国内专家，绝大部分还留学国外如孙世华、林天明、刘爱其等，（4）因刘家二代

都留学日本，故常能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关设备燃料等方面的支持。

兹将福州电气公司及附属各企业创办及发展简况分述如下：福州电气公司（福州南台电灯厂）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刘崇伟、刘崇伦等人出资八千元，承接林友庆的耀华电灯厂，改名为福州电气公司，开设时集股十二万元，刘家出资占三分之一，厂址在南台新港，1912年发电能力，只有300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公司于1914年第一次增资至三十万元，向日本购进美国造的500瓩发电机一部，除供市民照明及工业用电外，在夏季还备有电风扇约500架出租，每架月收租四元，由于原发电机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故增购1000瓩发电机一部，到1918年公司第二次增资至七十万元，又购进1000瓩发电机一部。1927年该公司第三次增资至一百三十万元，向捷克购买3000瓩发电机一部，装在鸭洲新厂，该公司为了保证发电机的零配件需要，故设立福电铁工厂，它原是一个修理工场，只有四尺车床及小钻床各一台，只能修理极小的机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贸来源困难，公司只能设法自制，于是陆续添置各种工作母机及许多精密仪器，仿制各种大小机件，使发电机能正常运转，安全供电。福州电气公司在三十年代初，已有发电设备五千五百余瓩，供电范围扩展至郊区并致力于农村电气化工作，向长乐连柄港输送电力进行农田灌溉，并设立农村电化部，在洪山桥科贡农村设电气化农场。不但开辟了电气发展之途，亦可提高农业产量，减轻劳力，增加收入，一举数利。福州电气公司这种利用电气发展努力于农村电气化的做法，当时在全国尚不多见。

还于1912年（民国元年）接办早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年)设立的官办电话，定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刘崇伦任董事长兼经理，开始时股本四万五千元，在城内塔巷、南台中平路及仓前山麦园路三处设交换所，装磁石式电话，交换机300门，实装用户200余户，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一万八千六百多元。至1927年(民国十六年)公司资本增至十四万二千元，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交换机已有800余门，用户600多户，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五万八千六百多元，由于机线设备陈旧，通讯效率不高，故改装美国制造的史端乔式自动电话交换机1500门，分装南台中平路1000门，城内塔巷500门，于1930年1月1日投产，实装用户700多户，全年电话月租费收入九十多万元。1920年(民国九年)公司为了解决发电机需用的燃料煤炭，故在建瓯创办梨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所产的无烟白煤，除供公司搭配使用外，还行销建瓯、南平、莆田、福清、平潭等地，到1921年产量已达10723吨，但好景不长，中途停工。公司又为了推销电力，故于1916年设立玻璃厂，专制电灯罩和电灯泡。1917年设立精米厂、炼糖厂。1919年设立冰厂，置有日产七吨冰片的机器两台，制造鱼冰和食冰，垄断福州冷冻市场。同年为了经营农肥有利可图，故设立油厂制造豆油、花生油和农业肥料豆饼、花生饼等。1920年开设大用、同光电料行，同年还分设福清电灯公司及连江电灯公司。1926年创办建兴锯木厂，用木屑为发电燃料，降低电力成本。1927年为了运输台湾煤炭需要，设立刘正记轮船行，购千吨货轮“建新号”一艘，以后又增购二艘，除运煤外还兼运客货，甚能获利。公司除开办以上企业外，还于1912年派员勘察古田溪和仙游九鲤湖水力，计划建立水力发电站。赴建瓯东游勘察金矿，赴永泰勘察铜矿，赴安溪勘察铁矿，计划开发地下资源建设福建，

虽这些计划在旧社会不可能顺利实现，有的工厂创办不久即告停业，有的措施困难重重，无法实现，但刘家对发展工矿企业的远大眼光及雄心壮志，是当时福州其他工商业大家族所望尘莫及的。

萎缩因素，趋向没落

1927年以后，国民党势力逐渐加强对福建的统治，官僚资本势力压迫，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和战乱频仍，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猖獗，都打击和摧残福建民族资本的发展，这时刘家以电气公司为主体的许多工商企业尤为突出，这时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已发生变化无能为力了，窃电欠费和拒不付费问题日益严重，军警特务流氓台湾浪人以及封建官僚土绅窃电欠费特多，收入锐减，公司遭受严重打击，这给福州电气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刘家电气公司，历年向银行钱庄以及其他方面的短期重息借款数字甚巨，仅1929年即高达十五万元，这也是加速刘家企业萎缩的直接原因之一。再则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间延续了七年，刘家企业受不景气的影响，周转更加不灵，同时福建人民掀起了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对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刘家民族资本企业，又遭到打击，这样，自1927年以后，公司的股息和纯利绝对下降了。刘家其他企业也都遭受上述原因的影响，但程度上有所不同，福建电话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资金周转困难，营业不振，1926年起股息和纯益相应下降。建兴锯木厂于1927年停办。福州油厂因营业不振，在1927年电气公司困难重重时，决定停止兼营各业中，宣告停办。福清和连江电灯公司，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膨胀，阻力重重损失不赀，于1929年相继停业。福电铁工厂、冰厂、刘正记

这三家企业，在这一时期处境差强人意，有的获得微弱的发展，有的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这不能挽回刘家资本企业的萎缩趋势。

从1937年至1941年是刘家企业从萎缩趋向没落的时期。没落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期间，是刘家企业开始衰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至福州解放前夕，是刘家企业被官僚资本合并和苟延残喘的阶段。1938年南京陷落，福州开始紧张，1939年敌机滥炸福州，人口及物资多向内地疏散，福州市景十分萧条。1941年和1944年福州经两度沦陷，在日寇抢夺破坏下，经济复备受摧残，加上抗战期中，国民党政府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刘家企业自不能避免。1939年公司连遭敌机八次轰炸，又于1940年遭受十年未有的大风灾的袭击，可谓祸不单行。凡此种种天灾人祸的打击，都使公司不断受到巨大损失。然而给公司以致命打击的，却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千捐百税。总之刘家电气公司，自1937年七月以后历年亏损。长乐莲柄港抽水设备全部被抢，输电线路全部被炸，公司财产损失极大。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公司仓库材料一空，企业满目疮痍。

福建电话公司，自抗战发生后，机关学校及商民内迁，继又受敌机轰炸，公司财产和营业均损失惨重。1941年公司亏损从此便一蹶不振了。福电铁工厂于1939年迁往南平，因东南各省战争节节失利，铁工厂产品销路逐渐缩小，业务萎缩。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迁回福州，一艘载有贵重机器的货轮失事沉没，损失惨重，从此铁工厂便趋于衰落。刘家的冰厂因抗战海口封锁，渔业萧条，营业冷淡，仅制小块冰市

及冰琪琳，改称瀛洲冰琪琳制造所。

刘家最主要的企业——福州电气公司终被官僚资本所吞并，所办其他企业也是“日落西山”“朝不保夕”，刘家的电话公司到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其他如铁工厂、冰厂等企业也都一息奄奄。

从刘家兴办近代企业总的趋势来看，也正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落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 “连中三元”解

连中“三元”是什么意思呢？

“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的统称，三者分别指明清时代开科取士的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明代也以殿试的前三名为“三元”，即状元、榜眼、探花。

明清时代，考试分为四级，即院试（县、府试）、乡试（省试）、会试（京试）和殿试（廷试），院试在县、府举行，童生可以参加院试，考取的称为“生员”、“相公”，或称“秀才”。

乡试一般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试时间定在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也有叫作“大比”的。生员（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称为“解元”。

福州的“台伏”与“台伏票”

徐天胎 遗稿

旧福州地方银行和钱庄发行的钞票，最初为“钱票”及“银票”，嗣后为“台伏票”，最后为“大洋票”。本文仅就“台伏票”的由来、发行、式样以及作用等方面介绍如下。

（一）台伏的意义及其由来

“台伏”的“台”指福州南台，“伏”是“番伏”一词之简，“番伏”一词则从“番佛”转化而来。“番佛”是指外国输入中国的银元，为何把外国输入的银元称为“番佛”？是有其原因的，原来在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从西班牙输入中国的银元正面，所铸的头像颇似印度佛祖，由此有“佛头银元”之称，因是外国输入的，故稿“番佛”，以后辗转书写为“番伏”，“番伏”在福州地区成为外国银元的通称。原来“番伏”（输入的银币）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为清政府衡量标准），在流通过程中，各钱庄为便于鉴定和表示负责起见，在“番伏”上加盖铁制的截记，周转次数一多，所留下的记号亦多，以致使“番伏”百孔千伤。重量亦减（直至1927年后改为紫色墨水胶板印盖，才改变这种情况）于是“番伏”在流通中，产生

了“双手来捧以估重量”的方法，此即“捧番”或“捧银”或“台捧”名称的由来。民国以后改用新议的平码，以别于清代的库平。但新议的平码各地标准不同，福州城内和南台的标准也不同，南台平比城内平略大，南台平一两等于城内1.00292两，所以台伏票是南台新议平码为标准，民初福州城内钱庄所发行台伏票上盖有“约支台新议七钱台捧番”的字样，可资佐证。（台捧番非指南台有台铸银元的实体，只是指台伏票的面值等于七钱重的捧番而已）。

（二）台伏票的发行经过

1916年到1922年间，军阀李厚基主闽期中，设“福建银行”，以刘友敏为行长，发行小洋票、大洋票及台伏票，此为台伏票的开始。1927年间中美两国商人合资的美丰银行亦发行台伏票，除福建银行和美丰银行外，私人钱庄亦竞相发行台伏票。

台伏票仅行使福州地区，为地方性的钞票，按《中国货币发行史》中记载，台伏票为全国六大大地方性钞票种类之一。

福建银行发行的台伏票，面值有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共九种。美丰银行发行的台伏票，不另行印票，仅就该行发行的一元钞票下端两旁加盖“台伏”二字。

银行和钱庄发行的台伏票，数量不详，但福建银行倒闭，散在市面无处兑现的台伏票约有一百三十多万元之多。再从军阀李厚基曾向林熊祥（台湾林，台湾大地主）借款作为战费用的，其中台伏票占429000元；又向日商借台伏票360000元，从这些情况看，足见发行数量之多。